



厚土

陈永祥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土/陈永祥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59-0754-1

I.①厚… II.①陈…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3826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2 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4

目 录

厚土	1
翘望者	32
山村奇案	71
套路	121
“班耻” 纪念日	154

厚 土

父母在，不关机。这是前几年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看过之后，就记在了心里。从那时起，我的手机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就是充电，也是开着。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响电话。这是我的一位同事痛彻心扉的感触。现在我也有切身体会。

哎哟，电话又响了！我一激灵，从睡梦中醒来。电话铃一声紧似一声。这个时辰，除了老妈老爸哥哥妹妹，没有别人会给我打电话。自然，没有极特别的事情，他们不会在这会儿打电话。莫非……虽然我的心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开着机”，时刻警惕着，但乍一听到电话铃声，还是心惊胆战的。

电话果然是老妈打来的，只有老妈用老家的座机。老爸有手机，他要打电话，会用他的手机。莫非老爸……

夜半电话，在此之前至少响过两次。三月底四月初是第一次。那一次打电话前几天，天气似大病初愈的病人，气温回暖才刚几天，一股强冷空气袭来，温度立马跌回到“解放前”！年纪大的人，最怕温度忽高忽低，天气剧烈变化。果不其然，一天晚

上，十一点半左右，我已进入梦乡，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摁亮床头灯，只见手机在床头柜上急得一边叫着一边打转转。我匆忙拿在手里，电话里传来大妹带着哭腔的声音：哥，我给你……说一声，爸……爸正往医院送呢。怎么啦？怎么啦？我吓得不行，手握电话，腾地一下就跳到地上。爸心脏病，救护车赶来，医生已做了急救，现在正去往医院……

其实，自打看了天气预报，说有冷空气要来，一丝不安就悄然在肚里生成。心说打个电话回去问问，可是，不知怎么着，就是没有打。母子连心，父子也连心。那天一大早，我的右眼就开始跳。媳妇听说我眼跳，条件反射般地重复了不知重复过多少遍的民谚：左眼跳财，右眼跳挨。我没有理睬。一听见妹妹的声音，立马明白了，原来我的眼跳是“中国移动”给我传递的信息。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听妹妹讲述。其间，还听见母亲说话，她几次阻止妹妹说下去。我知道母亲心疼我，不想让我在这么晚的时候匆忙往家赶。但父母养儿图什么？不就是在这样的时刻能出现在身边吗？我敲开楼下一同事的门，把他从被窝里拽起，让他开上他的标致308，把我送往四十公里外的平都市第一医院。因为老家离平都近，只有八九公里，而离我所居住的县城，却有三十多公里。所以，老家的人有什么事，都是先去平都，而不是来县城。父亲得的是心肌梗死，多吓人的病呀！我为父亲的身体担忧，心悬在空中。父亲的身体，应该还算结实，平时很少生病，头疼脑热都很少。他不像老妈，又是高血压，又是头疼腰疼膝盖疼。可能正因为平时身体结实，才忽略了心血管病变的一些细节，造成了目前的危险局面。我赶到医院时，溶栓手术已完成，很成功，父亲已有说有笑，正在喝露露。我大松一口

气。医生说我的父亲的血管溶栓手术虽然非常成功，但是血栓还存在，如果不从根里治，还是很危险，最好是做个搭桥手术。父亲不管这些。三天过后，他就说没事了，吵着要出院。他说他的身体他知道，根本不必做什么手术。我们去和医生谈，医生又给父亲详细检查以后，同意父亲出院，还开了一些药，嘱咐父亲每天按时吃。

那一次算是虚惊一场。不过，作为儿子，直到现在，我丝毫没有放松过警惕。几乎一天一个电话。隔三岔五，我还要回趟老家，一是看他们，二是催促老爸定期到医院复查。当然也包括让母亲检查身体。那一代人，苦日子过怕了，就是仔细，心疼钱。每年儿女们（我姊妹四个，一个哥哥，两个妹妹）给他们的钱，他们不舍得花，一分一厘都攒下来。这两年还好些，知道把钱存到银行了。前些年，不管有多少钱，都是用报纸、牛皮纸，或是用布、手绢包住，塞到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地方。有些钱藏的地方，后来连他们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当找到时，钱已被老鼠咬得不成样子。虽然现在他们知道药钱不能省了，但对于去医院检查身体，他们不积极不主动。没病没灾去医院干什么？所以，我常回去，我回不去的时候，就嘱咐两个妹妹（她们都嫁到邻村，离父母家骑车只有十分二十分钟的路程）督促父亲定期去医院复查，生怕父亲的病复发，或者变得更严重。

从目前看，父亲恢复得不错，药也减到最小量。父亲基本上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医生说，像我父亲这么大年纪，得了心脏病还能恢复成这个样子，实属少见。我们也都为父亲高兴。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们几个心里都明白，这种病就像一个不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所以，不

能有任何的麻痹大意。

就在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过着每天的二十四小时时，父亲却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把我们悬着的心吓到了爪哇国——他要去云阳！他要去看望一位故知，或者叫忘年交。

第二次夜半电话发生在前几天。老妈打电话来，告诉了我父亲这个疯狂的决定。电话铃响时，是凌晨一点二十。铃声像炸雷，惊得我和妻子差一点就往楼下跳！原来，老爸老妈晚上睡不着，黑着灯躺在床上东拉西扯闲聊。聊着聊着，老爸无意间说漏了嘴，泄露了他的决定。老妈听了，吓得十分钟不到连去了三次厕所。她要他改变决定。老爸不理睬，不答应。我了解父亲。自打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脾气犟。他要干什么，就非干不可，妈妈的话对他一般不起作用。为此，两个人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叮叮当当，从没有间断过。老妈软说不行，硬吵也不行，没有办法，只好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老妈说要不是事情紧急，她不会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我也确实认为妈妈说的事情非同小可。我对妈妈说，坚决阻止父亲去云阳。父亲年纪这么大，又有病，只身去那么远，几百公里，开玩笑！我让妈妈把电话递给父亲。父亲接住电话，我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坚决不同意他到云阳去。出乎我的意料，老爸嗯嗯啊啊地应着，一点都没有犯犟，我甚至都觉得老妈是谎报军情。我受到老妈传染所产生的火气，由于老爸的“驯顺”而降了下来。老妈打电话的本意是搬救兵，要我立即回去强力逼迫父亲改变决定。现在看，没有这样的必要了。

随后我又对老爸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教育”，我说话的语气完全是当年他教训我不让我到村南小河里洗澡游泳的语气。这就是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这样对父亲进行“教

育”，并不是我要耍威风，不尊敬长辈，我是为他好，是实实在在为他着想。父亲今年七十八，不说他的心脏病，光这么大的年纪，火车、汽车颠簸劳顿就吃不消，更不用说身上还携带着那个“不定时炸弹”“人类第一杀手”了。我还告诉他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是怎样的提心吊胆。说到最后，父亲向我再三保证不去云阳了。我把这话说给母亲，母亲不怎么相信，临挂电话时提醒我：别被你爹的甜言蜜语所蒙蔽啊！我哈哈一笑。

放下电话，我便向妻子炫耀我在我们家的地位。妻子噘了一声扭过脸去。真的，当时，乃至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我的话所产生的效果而沾沾自喜。过后，我几次打电话回去，询问父亲的表现。母亲告诉我，你爹不再提去云阳的事了。我甚是高兴，以为我的话真的起了作用。母亲经常说，你爹最听你的话。我也有这种“自知之明”：父亲最听我的话。我虽是老二，但我自从上学，一直学习好。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我的成绩在班里总是数一数二。虽然现在，我不是什么让他们为之荣耀的官，也没有给他们挣来很多很多的钱，仅只是个高中教师，但父母自始至终都以我为自豪。

父母不识字，我们家往前数几辈儿，也都是只有“耕”没有“读”。父母对我们几个寄予厚望，想让我们都能读书识字、有文化，使我们家变成“耕读传家、书香门第”。但是哥哥不争气（父母语），就是不好好学习。哥哥高中毕业，刚好赶上高考恢复，机会难得。可哥哥不参加，反而要报名参军。那时候，参军哪有那么容易？哥哥很聪明，也善于动脑子。他背着父亲跑到大队找到大队支书傅开来，说父亲叫来的，想让他参军。那时候，叫谁参军不叫谁参军，大队支书有很大话语权。大队支书和我

父亲，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对了，父亲就是要和傅开来一起去云阳的）傅支书立马跑到公社武装部，找到吴部长。纸包不住火，很快，父亲就知道了。父亲不想让我们哥俩当兵。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这是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还常给我们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村里和他年岁差不多大的几个人当了兵之后的悲惨下场。哥哥要参军，开始父亲坚决不同意。可是哥哥一向不听他的，总和他对着干，父亲没有办法。不过，时代的变化父亲也感受到了——那几年村里当了兵的人复员以后，有的被分配到了县城，有的被分配到了平都，有的提了干……都把户口迁出了农村，吃上了商品粮。父亲不是死脑筋，当时当兵的种种好处父亲心里明镜似的，加上支书的劝诱，父亲最终同意哥哥去当兵。

哥哥当了兵。可他生不逢时，复员的时候，什么优抚政策都没有了。哥哥在部队里也没有获得一技之长一官半职，所以，回到家以后，和父亲一样，又修理起了地球——这是父亲最不愿看到的结果。哥哥复员以后，找了对象，很快结了婚。结婚以后，依着父亲和支书的关系，村里给哥哥批了一处宅基地，盖了新房。哥哥搬出了老宅，在媳妇的严管之下，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从此，基本不再光顾老宅，不再搭理父母。父母与哥哥之间的这种不和谐，依我看，与父亲有很大关系。从小到大，父亲见了哥哥的面，不“日刮”（土语，训斥）不说话。哥哥背地里一肚子的气，一肚子的怨，他常对别人说父亲待他还不如旁人。他的话，街坊邻居听了，都认为是埋怨父母对他另眼相看，对我们三个小的宠爱有加。其实，他指的不光是我和两个妹妹，他话里另有所指。他指的是王广春。对了，父亲和傅开来要去云阳看的人就是王广

春。

王广春何许人也？主要是时光如梭脚步太过匆匆，要是时间是播放器，往回倒个四五年，这名字保准把你吓一大跳。前几年，他可是赫赫有名，不要说在全市，就是在全省，他的名字也绝对称得上是如雷贯耳。父亲一介草民，怎么和这样的大人物——平都市前常务副市长扯上了关系？要把这个说清楚，还得从20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说起。

王广春是个下乡知青。按当时的政策，王广春应该到青海——大西北去上山下乡的，可是他却来到了我们村。他是怎么来到我们村的，这里面有原因。我们村有一个人，姓姚，在平都的一个中学里教书，这个中学就是王广春上学的学校。就在王广春们将要被送到荒凉的西部前，他们学校出了一个乒乓球双打世界冠军。这个消息使他们学校和王广春们受益匪浅。上级开恩，特准他们学校的学生不去青海，可以就近上山下乡。这样，这位姚老师就把他的爱徒——王广春和他的同学们带回了老家，来到了我们村。这一群学生来到我们村，我们把他们当成贵宾来接待。那时我大概是小学三年级，我们也都知道了王广春学校出了个世界冠军。当时我们的想法（我们那时还不会产生想法，我们的想法都来自大人、哥哥姐姐）是，他们学校还能再出世界冠军。而且，未来的世界冠军，肯定要从他们这一群人中诞生。我们的判断是有根据的——他们没来时，村里人就传着，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乒乓球省级冠军，两个平都市冠军。所以，看到他们来到我们村，我们排着队，喊着口号，夹道欢迎，把他们当作英雄，就像现在的80后、90后看到孙杨、林丹那样，就差没有手机，没法把当时的场面给拍下来。他们这一群人，乒乓

球都打得好，随便挑一个，我们村里就没有人能与之相匹敌。

王广春们没来以前，大队就做了周密的安排。他们吃住在我们学校，（两个大教室，隔成几个小房间，供他们起居）待遇跟学校的公办老师一样。一段时间以后，有人说饭不好吃，大队就专门请了一个我们村里公认饭做得最好的大妈，给他们做饭。他们的关系被安排在了我们生产队，说是跟着我们队的社员干活。安排是这样安排的，但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很少“上工”（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他们下地，也只是到田间地头走一走、耍一耍，逮个蚰蚰，拍个蚂蚱，要不就是到南地的水壕里，摸鱼捉虾。他们玩得呀，那真叫痛快。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从来没有要求他们干什么，更没有强迫他们去干那些脏活累活，无论他们想干什么，只要不是特别的出格，都依着他们。大队支书傅开来也明确对我父亲说，这一群孩子，都是城里人，都很娇气，对待他们，不能像对待咱的孩子那样。什么叫不能像对待咱的孩子那样？举个例子，麦忙天，打麦场里，队里和他们一般大的男孩，扛麦布袋（一百四五十斤）那是常事。对于他们，不会让他们扛。大热天，他们只要在日头底下站一会儿，我父亲，还有别的大叔大婶就会催他们离开，催他们到路旁的树荫下休息。他们不用参加流血流汗的体力劳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大队给了他们一个任务：教我们，即学校里的孩子打乒乓球。你们学校能出个世界冠军，傅支书说，那你们得让我们学校也出个世界冠军。即使培养不出世界冠军，培养出个国家冠军也可以！听了傅支书的话，王广春们哈哈大笑。他们领教过傅支书的风趣和幽默。他们知道，傅支书给了他们一个借口，使他们不必整天跟社员们一样，到田地里流血流汗。

傅支书和我父亲与王广春的友谊就是在那几年里建立起来的。

这一群知青，刚来时有十来个。没过多长时间，走得就只剩下三个了。其实，他们来不来，没有多大关系，村里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要求。他们的父母，根本不舍得他们的孩子到农村到田野里风刮日晒。依着距离近，依着这样那样的理由，三天一趟两天一趟，来跟傅支书为他们的子女请假。因此，这些知青，在我们村里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来了十几二十天以后，就回去了，再也没有露面。另外一些，十天里来个一天，最多两天，就没了踪影。三分之二的人，在我们村待的时间，满打满算，加起来连半年都没有。那些不肯老老实实在我们村里待的原因，从王广春以及剩下的两个人嘴里，村里人听出了个大概。那些人的父母，要么是自己当着什么什么长，要么是他们的亲戚当着什么什么长。总之，都是有门路的。王广春的父母，都是工厂里的普通工人，没有什么门路。王广春的父母也说给他找找人托托关系，王广春不叫，他说他想去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的说法，很正统，很冠冕堂皇，父母也就不再坚持。实际上，是他父母找不来关系，如若能找来关系，谁的父母也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农村吃苦受累。从后来的情况看，王广春的话，是他那个时期真实思想的表露。他想以此为跳板，跃上更高的台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镀金——镀上“上山下乡”这一层金。那些年，在农村镀了金，然后飞黄腾达的例子不胜枚举。王广春想走他们走过的路。另外两个，都是女生。她们一个人的爸爸是右派，另一个人的爸爸是“走资派”。他们三个在我们村待的时间最长。

他们三个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男两女，王广春又长得很帅气，所以，他们之间自然会发生许多故事。开始时，两个姑娘（一个叫华玉，另一个叫曹蕊）似乎都在追王广春。依着村里人的眼光，不论华玉还是曹蕊，与王广春处朋友，都是般配的。华玉，人如其名，皮肤洁白如玉，光滑细腻。在我们村里，像华玉皮肤这样白、这样细腻的姑娘，一个都找不出。曹蕊的特点在脸上，她的脸是典型的瓜子脸，眼睛、鼻子、嘴巴分配得恰到好处。最主要的是他们三个身上的那股子城市人气息。什么是城市人气息？是气质，是他们流利的普通话，还是他们的穿着打扮？说不清楚。反正，他们与我们村里的小伙子大闺女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在大多数知青看来，上山下乡是受折磨，是下地狱。在我们看来，他们出生在城里，长在城里，是老天的宠儿。看见他们，我们心里只有羡慕嫉妒，绝对没有恨。像我们这些小学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效仿他们。他们不经意间的某个动作，某个姿势，甚至是吐一口吐沫的样子，也会成为我们行为举止的标准。此后很多年，村里出生的孩子，名字里不是含“玉”，便是有“蕊”。

大多数人都能看出来，王广春当时一心要和广大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对两个姑娘暗暗投送过来的秋波不甚敏感，似乎真的当成了秋天的菠菜。王广春除了到学校里教我们打乒乓球，还坚持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父亲不给他分配任何任务，但他抢着干。麦收季节，他的皮肤晒得和我们一样黑。收了麦子种水稻，他在水里一个跟头又一个跟头，他的衣服上是泥巴，头发丛里是泥巴，鼻子尖上也是泥巴，他那样滑稽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和我们不分你我，所以得到了大家的喜

爱。喜欢他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但男女老少对他的喜欢，含义又有所不同。我的意思是，我们村里与其年龄相差不多的姑娘也都喜欢上了他。她们的喜欢，有的含蓄，有的大胆，有的表面冷漠而内里热烈，有的曲里拐弯，有的直截了当……其中一个，为了抢得先机，把对他的喜欢过程大大缩短，直接变成了爱，变成了献身。

这个姑娘叫刘秀琪，按辈分我得叫她姑姑。我们村子不大，不论东街西街，不论一队七队，各个家庭之间的辈分都分得清清楚楚。刘秀琪人长得没的说，高挑的个子，眉清目秀，很是秀气。除了皮肤，和华玉有一拼，她的鼻子稍微大一点，要不在曹蕊之下。正因为她的身材与长相，她才敢跨出那一步。还有一个原因，她家有“攀附院外之枝”的传统。她的一个亲姑姑，刚解放时，爱上并嫁给了家在外地人在我们村小学任教的老师。当时那个老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一个教书匠，只是写得一手好字。后来，村里人把当时的他称作“埋头坷垃”（现在流行叫“潜力股”）。没过多久，该老师进入行政部门，几乎一年一个台阶，到王广春下乡到我们村时，已是省里的大官了。刘秀琪的姐姐，长得也很漂亮，前几年嫁给了来村里搞“四清”的工作队队员，那会儿那个工作队队员已调回县城成为一个局革委会副主任。这两桩婚姻使刘家尝到了甜头得了好处。所以，当村里人看出刘秀琪的意图时，纷纷对其“看好后市”。刘家姐妹在村里那是一个赛一个，这，人所共知。那些暗暗喜欢王广春恨自己不够大胆的姑娘只有嫉妒的份了，明里暗里嫉妒。有人为刘秀琪说话，（村里好多人都是看着刘家人的脸说话）嫉妒，行呀，你也追追试试！你得有那坯子！在说话者看来，村里只有刘秀琪有资

格追王广春。

对于刘秀琪抛过来的绣球，王广春接住了。王广春接住刘秀琪抛过来的绣球在当时应该是真心的，是想以此证明，他要彻底地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贫下中农。这一点，当时没有人怀疑。人们认为王广春和刘秀琪是天生的一对儿，华玉、曹蕊算什么，她们是“资产阶级娇小姐”。好多人都不失时机撺掇他们，为他们提供便利，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当时成天讲缩小“三大差别”，说缩小“三大差别”，那意思就是“三大差别”明显存在，并且矛盾非常突出。作为农民的我们，在城里人面前，内心里其实很是自卑。大家撺掇王广春与刘秀琪，其实是在他们身上找到点缩小“三大差别”的感觉，满足一下我们的虚荣：看，我们农村姑娘也能配得上你们城里人。

王广春与刘秀琪成了一对恋人。他们出双入对，王广春几乎天天到刘秀琪家吃饭，干活也常常在一起，只是他们没有明着同居一室睡在一张床上。暗地里，外人谁也说不清。要不，刘秀琪会大了肚子？他们成为恋人，如前所述，引来姑娘们嫉妒，小伙子咬牙切齿。所以，当听说王广春甩了刘秀琪时，村里的小伙子们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非要从王广春身上卸下个一件两件留在村里做个纪念，他们觉得先前受了王广春的羞辱。姑娘们的表现则意味深长，嘴里说要用锥子把王广春锥个稀巴烂，把他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什么形状，内心却是幸灾乐祸，静等着看刘秀琪的笑话。

王广春与刘秀琪分手，王广春说是性格不合。这显然站不住脚，村里人不相信。性格不合，你们能相处那么长时间？性格

不合，你还成天在人家家里吃饭，还搞大了人家的肚子？你们只是谈恋爱，还没结婚，人家还是大姑娘呀，绝对说不过去！有人断定，王广春是想攀高枝。刘秀琪的姑父是省里的大官，这根枝不算高吗？不高。县官不如现管。刘秀琪的姑父在省城，远水解不了近渴。那个叫曹蕊的姑娘，爸爸“走资派”的帽子被摘除，官复原职，又成了市里的三把手。他和曹蕊好，立马就能跳出“火坑”，回到市里。有人补充道，王广春和刘秀琪处对象将近两年，刘秀琪的姑父要是办事，早把王广春给提拔了，结果呢？也就是说，刘秀琪的姑父不顶用。两个人从走到一起到分手，其间的根根节节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村里人不管这些，他们认准了就是王广春忘恩负义，就是王广春对不起刘秀琪。这当中当然还夹杂着乡下人对城里人的复杂情感。

王广春跟刘秀琪说了要跟她分手以后，就消失了。有人看见他是和曹蕊一起消失的。很快，这件事在村里传开了。街坊邻居由议论到气愤到怒不可遏，纷纷表示要教训王广春。人家走了，一去不回了，你们能怎么样？放心吧，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得回来拿行李办手续，他百分之一万得回来。有人有把握。没过几天，他果真回来了。王广春对我父亲和傅开来感恩戴德其实是自此始。

王广春在我们村里待了将近五年，其间他做过很多“掉底”的事，都是父亲为他遮拦。有些遮拦不了了，推给傅开来傅支书，傅支书为他遮拦为他擦屁股。在此之前，我父亲还有傅支书为他遮拦为他擦屁股，他并不真心感激，反而觉得是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大队支书分内的事情。比如，那一次造成拖拉机损毁的事件。有一年，队里用搞副业挣的钱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有

一天，拖拉机要到平都拉化肥。有几个人趁车去平都。王广春想回老家，就坐上了拖拉机。拖拉机进入平都市区不能走大路，上了煤渣坡，拖拉机向北开，穿过中州路来到小北门。当拖拉机走到中州桥时，刚好到了饭点儿，大家都说下车休息休息，吃点东西，上上厕所。大家对那一带很熟悉，在那儿停车，是因为那里有家牛肉汤馆。牛肉汤味道虽一般，但汤不要钱，喝完就添，想喝几碗喝几碗。所以，深得村里人喜欢。车停下了，大家纷纷拿出油馍烙饼，买牛肉汤泡着趁热吃。王广春没有带油馍烙饼，别人把自己的东西给他，他不要，他说他快到家了，还邀请大家都到他家吃饭。大家知道他是客套，笑说，你们家的锅没有那么大，管不起农村来的大肚汉。说着，大家争先恐后进入牛肉汤馆。正当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浑身冒汗时，只听咕隆一声，地动山摇。大家跑出门，惊慌地四下查看。哎，咱们的拖拉机哪里去了？拖拉机怎么没影了？这时候，桥上已聚集了一些人，正趴在栏杆上大声呼喊。大家跑过去。啊！他们看到的景象，胆小的几乎昏厥过去：拖拉机冲开一段栏杆掉到了四五米深的中州渠里！拖拉机的后车斗翻盖在车头上，浅浅的渠水正哗哗地从旁流过。王广春趴在拖拉机前方四五米远的地方一动不动，渠水把人埋了一大半！人们赶紧下到渠里，七手八脚把王广春拉上岸。大家掐他的人中，带着哭腔地喊叫。几分钟过后，王广春苏醒过来。人们还在掐他的人中，叫着喊着，因为人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不会再醒过来了。神奇的是，他只是受了惊吓，受了点皮外伤，没有大碍。谢天谢地！这一件事，虽然没出人命，可是生产队买了不到一年的拖拉机几乎报废，那可是三千多块钱哪！那个时候，一个生产队一年的收入也就一万来块钱！如果是正常情况，王广